

# 真偽難辨的時代困局

韻度曲 梁君度

近日，筆者與畫家黃湘齡、書法家容可權等赴廣州嶺南文化科技園參與廣東電視台專題採訪，並參觀了當地高仿書畫展。展中《清明上河圖》高仿本，其神態細節與我早年在香港藝術館所見真跡無二致；《富春山居圖》《千里江山圖》等名作仿品，亦皆達以假亂真之境。科技令複製技術日臻完美，卻也使藝術市場真偽愈難分辨。

若有人自稱藏有《清明上河圖》，尚易識破；若若是齊白石畫蝦這類常見小品，遇高水準仿作，即便資深愛好者也難輕易定論。今日之高仿，早已非簡單臨摹，而是集高精數碼採集、色彩科學、特種材質與人工修飾於一體的完整產業；它既可作文化傳承之利器，亦可淪為市場造假之溫床。

典型案例：2019年，某知名拍賣行出現一幅署名李可染的《牧牛圖》，來源清晰、流傳有序，最終以180萬元成交。後經博物館技術鑑定，該畫採用納米噴繪加工手補筆製成，連紙張老化痕跡亦為人工做舊。買家追查發現，同一批仿製的十幾幅作品已流入各地私下交易，總案值逾千萬元。此案暴露

了高仿技術對傳統鑑定體系的巨大衝擊。

客觀而言，技術本身並無善惡。正規文博機構多用高仿品替代真跡進行展覽與教學，是為「下真跡一等」的文化功德；唯利之徒卻利用同一技術批量造假，欺騙藏家、擾亂市場。

頂級高仿工序極為精密：先以億級像素設備掃描原作，捕捉筆觸、墨色與紋理；再經專業校色，還原古畫墨層層次；配合特製宣紙、絹布與納米顏料墨水，以高分子塗層還原畫面質感。最後，造假者手工「畫蛇添足」——人工補筆、暈染、做舊痕跡，以徹底抹去機械印刷痕跡。

這種技術催生出兩極市場。以雅昌、二玄社為代表的機構，與博物館合作推出限量高仿真作品，服務學術與美育；高品質複製品亦走入尋常人家，價格親民。而另一面，灰色造假產業規模龐大。不法商家批量仿製名家作品，通過網絡假拍、私下交易、拍賣洗白牟利。據估計，全球偽畫年交易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嚴重侵蝕市場信譽。

科技令古藝新生，亦令造假翻新。唯有洞悉高仿之利弊，時時磨練眼力、謹守求真之道，方能在紛繁市場中辨真偽、護正氣。

姚珏

內地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上映至今票房已經超過15億元人民幣，並將在6月18日在港上映。電影導演藍鴻春可以說「一半是潮汕鄉愁、一半是深圳理想」。他接受採訪時說：「我在潮汕汲取到了關於傳統的感知，也在深圳認識了很多認知一致、專業能力很強的人，讓《給阿嬤的情書》開出花朵來。」鄉愁和理想，可以說是所有人成長成熟與探索人生都要面對的主題，同時也是城市發展凝聚精神、鑄煉文化的核心。

深圳和香港兩座城市都是融入鄉愁和理想的未來之城。近期，我懷着滿心感動聆聽了由深圳交響樂團與香港管樂樂團聯合委約的交響詩《潮起山海間》。這部極具感染力的音樂作品以山海為意象、以樂聲為紐帶，生動訴說了深港兩地地緣相近、人文同源的深厚情誼，也讓我真切感受到雙城文化中既傳承中華鄉愁、深植家國情懷，又積極務實創新、實現理想的蓬勃力量。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教授、香港交響樂團創辦人兼項目藝術總監，我常年穿梭深港兩地見證雙城互補共生、彼此成就，香港的國際化視野，攜手深圳的創新和朝氣，既讓各種鄉愁的獨特文化可包容相處，又能融合創新無限的可能，驚艷全世界。藍鴻春電影的靈感恰恰來自他曾經在香港鳳凰衛視拍攝紀錄片《四海潮味》時解到的華僑故事。他從裏面看到了「中國人的愛與犧牲」，我覺得這恰恰是連接鄉愁和理想的核心，中國人

# 鄉愁與理想

的鄉愁中既有親情、友情、鄉情，更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忍耐和成全，而追逐理想之路也從來都是充滿荊棘和遺憾，最終成功的一定也是心有大愛。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始終希望大灣區的這種精神聯通與合作能夠不斷提升，我在全國政協所提出的大灣區藝術節相關提案，今年即將邁入第六屆。我一直主張藝術節應在灣區不同城市輪流舉辦，讓各地文化特色交替綻放、互通交融。在我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根植千年中華文脈，兼具創新活力和國際視野，完全可以打造出獨樹一幟、區別於全球其他灣區的文化風格。

我長期推動深港在藝術、教育、青年領域的深度協作，推動灣區把教育、演出和研究結合起來，踐行文化強國。去年，我邀請深圳交響樂團林大葉團長赴港，在國慶音樂會上指揮香港交響樂團，也邀請深港樂童共同參與。今年合作再度升級，10月19日，借APEC部長會議在港舉辦契機，深圳交響樂團將登台香港文化中心，與香港交響樂團聯手演繹《潮起山海間》。

深圳近年來已經打造出萬億規模的文化產業「熱帶雨林」，去年營業收入超1.5萬億元。深港同源，山海同心，深圳的發展也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始終堅持香港交響樂團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與魂，向世界講述聽得懂、有溫度的中國故事。深港攜手是文化底氣、城市精神與時代使命的雙向奔赴，兩地持續深度共創、共育精品、共塑品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奔赴更好的未來。

# 一種獨特的情詩

鄧飛

「情詩」這說法，似乎來自於西方，正如「浪漫」一詞，這一點毋庸多言。但男歡女愛，本屬自然，無分東西方。古人情詩也是情意綿綿，膾炙人口的好作品，比比皆是。不過，古人的情詩，很多時候未必真的言情，更多只是借情喻境，借仰慕之心來譬喻懷才未遇。屈原的《離騷》、李白的《長相思》等，不勝枚舉。

但今天要講的，卻是另有一種「情詩」，準確講叫「艷詩」，卻未必為人熟知。這裏不是說那些無行文人所寫的淫辭艷句，而是說佛門高僧創作的「情詩」。你沒看錯，是佛門高僧大德所創作的。例如現在很多人都知道藏僧倉央嘉措所寫的情詩。在電影《非誠勿擾2》的結尾，有一插曲叫「見與不見」，據說打動很多觀眾，其實就是根據這位僧人的詩作所改編。原文當然是藏文，所以關鍵是把藏文翻譯成漢文的于道泉教授，真的是筆下生花，譯得情意綿綿。

也不是只有藏地高僧才有這般才情，漢傳佛教的「情僧」也有不少！（不過我比較討厭「情僧」這個名字，無關《紅樓夢》，純粹因為容易被濫用和誤解），故此情詩也多。據研究，大致以唐宋末初為分界，在此之前的高僧所作的「情詩」，大多數真的言情，例如北朝惠休和尚，就是這方面的行家，但被詩人猛烈抨擊，畢竟情愛是佛門大戒。

但在北宋之後，禪宗已經風行天下，禪門公案多機鋒，諸如《五燈會元》之類禪宗典籍，不乏記載各種以「情愛」喻「覺悟」的禪詩。男女兩情相悅，意會甚於言說的默契心境，與禪宗所主張的以心悟道、不落言筌的境界，是非常類近的。因此，高僧禪師常常用描繪前者的詩，來啟發弟子們覺悟後者，例如北宋末年的圓悟克勤禪師，就是一位善於從「艷詩」中悟出禪機，以「艷詩」來譬喻佛理的高僧。禪宗典籍《碧巖錄》《五燈會元》多有記載。以下這一首，可謂登峰造極的典範之作：

金鴨香銷錦繡帷，笙歌叢裏醉扶歸。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禪宗雖然號稱「不立文字」，但不是真的不能解說。這首佛門「艷詩」的語意，我就不作逐字解說了，悟者自悟。這裏分享兩個提示：一是「金鴨」香銷，是古代一種放置燃燒香料的器皿，形狀像鴨子，有點類似今天的沖涼鴨鴨。二是佛門修行，講求親身證悟，也就是親身體會、驗證才能覺悟，不是言語文字能夠表達得了的。那在日常生活當中有什麼是只能意會、卻很難表達清楚的呢？當然就是情愛。以情濃比喻覺悟，更昇華為文學詩歌，這就是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



# 父親的花園

陶敏

那天回娘家，是個尋常的日子。推開虛掩的鐵門，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有幾隻麻雀在屋簷下嘍啞。我喊了聲「爸」，沒人應。繞過影壁，眼前的景象卻讓我愣住了。

父親正站在院子裏，仰著頭，專注地看著什麼。逆光下，父親消瘦的身影拉得老長，手收在背上，背微微有些駝了。順著他目光看去，是院裏那棵蘋果樹——滿樹的粉紅花一簇簇，一團團正開得熱鬧，把枝頭都壓彎了。父親看得那麼認真，連我走近都沒察覺。陽光透過花枝，投在他臉上，我看見父親額頭的皺紋，比上次見面時又深了些。

「爸」，我又叫了一聲。他這才回過神來，眼睛亮亮的，指著蘋果樹說：「你看，今年花開得多好。」那語氣裏的欣喜，像個得了糖果的孩子。我這才注意到，院子早已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從前這裏除了那棵蘋果樹，就是水泥地，光禿禿的。如今，房前屋後都變了樣。東牆根下，一排月季正含苞待放，葉子綠得發亮。西邊角落裏，菊花剛冒出嫩芽，齊刷刷的，一看就是精心侍弄過的。最讓我驚訝的是窗台下那一溜花，有的已經開了，淡雅的香氣若有若無地飄過來。「這都是你種的？」我明知故問。父親點點頭，像個展示心愛玩具的孩子，領著我參觀起來。葡萄架已經搭好了，雖然葡萄藤才剛剛爬上去，但架子結實整齊，每根木條用鐵絲紮得牢牢的。梨樹種在院門口，說是等長大了，夏天可以在樹下乘涼。杏子種在廚房後面，說杏子最省心，不用怎麼打理，到秋天就結出豐

碩的果實。還有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父親一一介紹，如數家珍。

看著父親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有些恍惚。父親是個閒不住的人，在工廠當了半輩子會計，幾乎沒有幹過粗活，但對我們姐妹卻是出奇地好。記得小時候，他給我弟弟做滑輪車，惹得鄰家孩子們羨慕的目光，我和弟弟成了村裏的孩子王；有天姐姐從城裏大姨家回來，嚷嚷著要打乒乓球，在我們那個閉塞的地方都沒見過誰還有乒乓球拍，神奇的父親竟然真的用水泥給姐姐砌了個乒乓球檯。從此，我家的熱鬧就多起來。做生意後，父親的手總是粗糙的，指關節粗大，掌心布滿老繭。冬天時，裂開的口子用膠布纏著，第二天照樣幹活。看他這麼辛苦，家裏條件也不差，都勸他把店轉了退休。好不容易退休後，我們都以為他終於可以歇歇了，可他總說：「閒著渾身不自在。」

起初，母親抱怨他把家裏陽台都佔滿了，到處是花盆。後來院子也成了他的領地，今天刨個坑，明天搭個架。母親說他是「折騰」，他也不惱，嘿嘿一笑，繼續幹他的。現在想來，這哪是折騰，分明是父親找到了新的寄託。父親蹲下來，用手輕輕撥開月季根部的土，查看是否缺水。他的動作很輕很慢，像在照顧嬰兒。那雙曾經握了半輩子扳手、錘子的手，如今侍弄起花草來，竟然也可以這樣溫柔。我忽然想起，父親年輕時就是個手巧的人。

「種這些東西，比在工廠操心多了。」父親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花花草草嬌

貴，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陽光要是，又不能曬。病蟲要防，藥還不能噴太多。」他說著，眼裏卻滿是笑意。那一刻，我明白了，父親不是在種花，他是在種一種生活、一種屬於他自己的、有滋有味的生活。午後，陽光正好。父親搬出兩把椅子，放在蘋果樹下。我們父女倆就這麼坐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微風吹過，偶爾有幾片花瓣飄落，落在父親的肩、白髮上。他渾然不覺，只是望著滿院的花草，臉上是從未有過的安祥。

「其實啊！」父親忽然說：「人跟花草一樣，不能閒著。你看這花，要是一直不修剪，就瘋長，開不出好花。人也是，不動彈，就廢了。」他的話樸實，卻讓我心裏一震。是啊，父親這輩子，活到老幹到老，勤勞已經刻進了他的骨子裏。與其說他在侍弄花草，不如說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綻放生命的光彩。臨走時，父親給我剪了幾枝月季，又挖了兩株花的苗，讓我帶回去種。我接過來，忽然覺得這哪是花草，分明是父親的一片心意，是他退休生活裏開出的花。

車開動了，從後視鏡裏，我看見父親還站在門口，身影在夕陽下拉得很长。院子裏的蘋果花開得正盛，像一團粉白的雲，浮在他身後。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父親的花園，其實就是他晚年生活的全部寄託。他把一生的勤勞、耐心和愛，都種進了這片土地裏，然後靜靜地等，等花開、等果熟、等歲月慢慢走過。

這滿園的花木，哪一棵不是父親的影子？它們不說話，卻把父親的心事都說盡了。

林奕兒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對方不等我開口已急著說：「這不是詐騙電話，我是你的舊同事，叫阿倫。」那麼多舊同事、那麼多人叫阿倫，誰知道他是誰？他一再叫我聽清楚他的聲音，我不理他說什麼準備掛電話，他又急急地說：「記得我帶你們去北海道嗎？」這一句有作用，沒有太多人知道我們全家人唯一一次去北海道的，此時我才略為放鬆。電話中傳來大笑聲，大家相認了。這個並非詐騙電話，勾起了26年前的回憶，想想與這位兄弟的緣分的確不淺。

2000年，我忽然想起全家沒有一起出過門去過旅行，下定決心同老公女兒去一次北海道，就在除夕那天出發，去那邊玩幾天，這位阿倫兄弟當時便是我們團的領隊，他生得很高大，站在集合地點等我們時，我留意到他身邊幾個名牌行李，背著同牌子的男裝手袋，嘩！我心想領隊也真富貴，就是這樣便跟著他在北海道小樽逛了幾天。在冰天雪地迎接了2000年的到來，也是一次難忘的旅行。

好多年之後，大概6年吧，我工作的公司易主，換了新老

又再遇上

關，新的領導班子上場，其中一位是老闆的左右手，怎麼那麼面熟？尤其那高大的身形，他也發現了我，開始寒暄一番，未入工作正題，他和我还是記起對方，都挺高興地敘舊，不過那段日子他是我的領導了。

跟這位領隊兼領導在公司一起努力了幾年，正當以為露出曙光了，看到光明了，誰不知新老闆出事了，然後把公司賣掉，前路茫茫不知何處去。領導班子解散，阿倫也跟著慢慢引退，我們這一次的重逢又變成往事了。之後大家也沒有再聯絡，這樣又過了好久，香港以至世界都變得不一樣，我亦離開了舊公司，工作也走到另一條軌道上。

怎也想不到忽然之間又再見，這位兄弟又積極地走去另一條軌道，意外地他的新軌道又把我拉過去，希望又再有一次合作、再有一次新的體驗。



不見多年，阿倫（前右一）又開始跟我聯絡上，難得！作者供圖

# 假期過關記

湯禎兆

每逢長假期，大批港人北上遊玩，新聞必然會報道各口岸的過關人潮，這已成為香港人習以為常的一幕。大家心底裏都明白，過關順暢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當天是否內地的公眾假期。若碰上內地假期，兩邊人潮對撞，口岸自然「塞爆」。因此，像復活節、聖誕節，以至剛過去的佛誕，這些內地並非假期的日子，對北上玩樂的人確實格外吸引。

這次新聞聚焦在佛誕補假的周一晚上，各大口岸人頭湧湧的畫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局低估了北上人潮的數量，被批評未有做好預先的應急疏導措施。然而網上亦有不少人反駁，認為這純屬「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時間成本，既然選擇上去玩，就該預了要付出排隊的代價。

我自己正是佛誕與家人北上玩樂的其中一分子。坦白說，旅程期間確實避開了尖峰，出發時過關非常順利，其後無論到食肆用膳，還是去心儀的景點遊玩，一

路都暢通無阻，人也不多，過程相當愜意。

到我打算回港，大約下午4時來到蓮塘口岸，情況開始逆轉。人潮已在蓮塘商場外聚集，現場架起了四五排鐵馬，大家都要慢慢排隊，方能進入口岸範圍。幸好，雖然人多，但人龍其實一直緩緩移動。最終，花了大約半小時左右，我們便順利回到香港這一邊。

我想說的是，其實大家不妨冷靜一點看待這件事。網上那句「食得鹹魚抵得渴」並非無的放矢。今時今日，若你想玩到最後一刻在關口關閉前才施施然過關，還期望能像平日般完全不用排隊、直行直過，這種要求確實不切實際。

與此同時，回望這股人潮，能讓你「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時間成本，既然選擇上去玩，就該預了要付出排隊的代價。

我自己正是佛誕與家人北上玩樂的其中一分子。坦白說，旅程期間確實避開了尖峰，出發時過關非常順利，其後無論到食肆用膳，還是去心儀的景點遊玩，一

# 打開一個記者的採訪包

趙鵬飛

對於一個記者而言，每天出門所背的採訪包準備得充足與否，甚至可以左右當日採訪任務的成敗。因為這個包早已遠超容器功能，成為最靠譜的幫手，也是最值得信賴的移動百寶箱。

以前的媒體形態一目了然，廣播、電視、報紙，記者的分工也清晰了。文字記者負責稿件撰寫、攝影、攝像負責畫面和圖片，各自的採訪包各有特點。文字記者不離身的通常是雙肩包。包裹除了必備的採訪本、錄音筆，各類證明身份的證件、名片，還有一把傘一瓶水。再有就是一小包應急充飢的餅乾或朱古力，女記者還會有一些臨時補妝的化妝品。攝影記者會辛苦一些，相機、長短鏡頭、備用電池、充電器是必備品，有的還會帶摺疊梯，分量都不輕。攝像記者的器材最多，好在電視台此前很風光，一般都有專門的採訪車接來載回。三者相較之下，文字記者的採訪包顯得頗為輕便。所以每每提及攝影、攝像的同事時，總會加上大哥二字，以示體力上的致敬，也有辛苦程度上的慰勞。

技術快速迭代之後，媒體形態的邊界便漸漸模糊了。白貓黑貓，出了爆款才是好貓。所有記者從全天候待命，被強制進化成24小時待命的全媒體記者。採訪、寫稿之外，要會拍攝、能出鏡、會剪輯、能製作，妥妥的六邊形戰士。與之相應的變化，是肩上的採訪包，也需要裝下越來越多的工作任務。昔日輕便的文字記者採訪包，開始逐年塞入了單反相機、微單、無人機、穩定器、補光燈、多個備用電池、便攜式剪輯電腦……一個記者就是一支採訪隊伍，是白描，不是誇張的修辭。

肩上升越越重的採訪包，尚且能從技術層面補足對新聞現場的全方位展示。對現場畫面捕捉的敏銳度，是否能獲得流量青睞，才是當下任職記者最焦慮的每日現實。同一個新聞現場，出爆款的作品，總在意料之外。譬如，特朗普訪華，落在他身後台階上的一隻喜鵲，瞬間便搶了風頭。譬如，年初各路記者圍繞馬年大做文章，一款浙江義烏的布偶哭哭馬，因為工人縫製失誤引爆情緒共鳴，衝上了各社交媒體的熱搜榜。人人都是傳播者的自媒體時代，新媒體平台憑藉算法和海量信息的聚合能力，

佔據了大部分的傳播渠道。為了爭奪注意力，專業的媒體機構，不得不讓記者們追着流量跑，同質化的報道進而加劇了競爭的內卷化。每天都疲於奔命、每天都收穫慘淡，正在成為掙扎不出的泥潭。

採訪包裹的裝備很重，被流量驅動的疲憊、被算法無視的無力、被AI替代的危機，以及愈發變得不可捉摸的熱點，堆疊而成的心理包袱更為沉重。以前說新聞是易碎品，只有一天的生命力。現在的新聞連一天也活不過去。上午還在刷榜，下午已無人問津。信息供應的超級通貨膨脹，也讓職業記者耗費心力的工作成果，轉瞬即大幅貶值。停留在某個點擊率上的報道，像是窗玻璃上的積灰，連去擦洗的熱情都耗盡了。職業的成就感和廣告商的預算一樣，大幅削減。

最近，打開一個同行的採訪包看了看，又拉上了拉鏈。包很重，一隻手拎不起來，東西很多，都是採訪現場搏殺的利器。也還裝着對真相的渴望，和對公共利益的守望。或許，當整個行業逐漸走出盲目內卷、回歸內容價值本身時，採訪包才能重新找回它應有的分量。